

# 我永生难忘的老师们

●高伟

我们是朔县二中的第二届学生，二中成立刚刚一年，没有体育场，没有实验室，没有图书馆，老师的来源，不是师范刚毕业的年轻人，就是落后的乡村中学调来，虽说与县一中没法相比，但他们的精气神很足。

英语老师刘淑，是一位女老师，也是唯一一位初一初二连续教了我们14班学生两年的老师。刘老师皮肤白皙，身材苗条，双眼严厉而有神，梳着两根小辫子，上衣是当时流行的黄色的确良，举手投足之间，都不同于其他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老师，清新脱俗。当然我们后来得知，她父亲是当时的朔县师范校长，但是她丝毫没有一些干部子弟的不良习气，相反倒是全身心投入教学。她那种急迫地提高学生成绩的心情溢于言表，对于已经习惯的单词，如果没有按时完成任务，毫不客气，毫不退缩，毫不手软，坚决惩罚，要用教鞭抽打手心，这或许是一种古老的方法，但也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们班的英语成绩在年级位居前列。对于我，也是由此而产生了学习英语的兴趣，还专门到新华书店购买了一本参考书《英语 900

句》，我的家庭本来就不富裕，不得不说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破费。

我们初二的数学老师也姓刘，也是女老师。她教授我们几何，她的丈夫贾老师初一年级教授我们代数，都是数学老师，成为一段佳话。刘老师一只眼睛失明，假眼代替，穿着不修边幅，一副农村妇女的形象。但是一旦开始讲课，马上神采飞扬，容光焕发，与平时判若两人。刘老师讲课循循善诱，深入浅出，让学生既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有一次给我们讲一道证明题时，讲了一个故事。大意说有一个私塾的老师，在给学生们讲课时，大概是这个地方比较贫穷，老师不是在黑板上，而是在板瓦上书写，在结尾的时候，由于没有地方书写，老师对学生说，板瓦小，写不下，剩下的，你写吧。结果也很巧，这个学生在参加考试时候正好有老师讲过的这道题，但是到结尾的时候，因为老师没有讲，自己又不会，就把老师说过的“板瓦小，写不下，剩下的，你写吧”写在考试卷上。刘老师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不能死板教条，要举一反三，灵活变通。其实，也是在教我们做

人的道理。

我们的地理老师姓陈，和我们的音乐冀老师都在翠新巷居住，是我们南街农业社人，因为长得胖，都称呼“陈大肚”老师，那时候已经50多岁，对教授我们的地理知识已经烂熟于心，完全不用照本宣科，口若悬河，生动有趣，所以我们听得也是津津有味。特别让我震撼的是他站在讲台上，面对我们学生，根本就不用看黑板，也不用任何工具，用手在黑板上唰地一下就划出一个椭圆的地球来，那种自信，那种洒脱，甚至让我产生了一种当老师的冲动。

我们的政治老师姓李，南关人，浓眉大眼，个子不高但精明干练，冬天戴着一个栽绒棉帽，穿着一身蓝衣服，当时刚刚师范毕业，给我们讲授《社会发展简史》和《科学社会主义》。2000年左右，我在大同一个装饰市场买东西时遇见他。攀谈起来才知道李老师早已离开教育战线，先在交流州电力公司做到公司领导，后来调到忻州，可以说是事业有成。这是14班老师中，我毕业以后见过的唯一一位，也算有缘。

我们14班班主任一头一尾还有两

位，时间都很短暂。初一刚入学，班主任是陈老师，血气方刚，慷慨激昂，给我们讲述日本战后崛起的原因，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些知识，教育我们好好学习，报效祖国。还说日本人身体强壮，中国超越日本，首先必须从身体上超越。在陈老师的鼓动下，我们学生群情激愤，斗志昂扬，感觉到重任在肩，舍我其谁。于是我们班就比其他班早到校半小时，绕学校跑步，这时候，学校空空荡荡，路上行人稀少，我们班的跑步队伍就成为朔县二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初二二年级第二学期末期，大概是六月份，我们又换了班主任，刚刚送走初三三年级毕业生的郭老师成为我们的班主任，因为我们升入初三年级后重新分班，所以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任期。还有一位女老师赵老师教授我们生物和生理卫生，那时候人们思想保守，连生理卫生都不能接受，所以每次上课都是让我们自习。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都是说，在人生的道路上，必须选择老师，学习知识，明白道理。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被人们借用形容老师燃烧自己照亮学生的无私奉献精神，对于我在初一初二两年接触到老师来看，尽管年龄有大小不同，学识有深浅之分，但是他们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急迫心情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却是一致的，也是我永生难忘的。

## 赞歌献给党的二十大

●李绣程

二十大报告  
百年大党航道上  
又一座指路的灯塔  
从微弱的星星之火  
到今天的光芒万丈  
强大的光源能量里  
凝聚着几代共产党人的  
智慧、信念、心血、梦想

二十大报告  
新时代十年交响  
最震撼人心的乐章  
每一个音符都是前进路上

冲锋的号角  
有十四亿人的齐声伴唱  
“指挥家”的远见自信  
让中华民族充满希望

二十大报告  
赶考路上的政治宣言  
曾经的颠峰难忘的初心  
民族伟大复兴使命在身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已经描绘出清晰的路径  
任凭前路多险难也挡不住  
乘风破浪的华夏巨轮

## 喜庆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

●李富

奋进

党旗开路步履铿锵，亿万人民斗志昂。  
继往开来复兴梦，共同富裕喜如江。

双调·步步高

十月金秋和风畅，道路前程亮。

感悟

万众欢歌庆盛会，千家笑语举金樽。  
惠农政策民得益，富裕生活颂党恩。

## 分别

●樊海霞

又是分别时！  
女儿单位休假十天，今天到期，本想着开车送她去太原，然后，她坐动车去北京。可是，早晨起来，我就有些怅意，因而变得疲惫，不想动了。女儿也解我意，说有爸爸送就行，你何必在路上辛苦六七个小时，去了也就是送我上火车。

我就顺水推舟不去送了，把她送出家门，看汽车驶出小区大门，又觉得心头一紧，泪就出来了。

父母与子女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相遇，从女儿大学开始，这样的分别一场接一场，本以为是已经习惯，但是，每次分别来临，还是忍不住心酸溜溜。

于是，几次问自己，是让孩子离开自己去外地生活好，还是守在身边好？这是个难题，从妈妈，到姐姐都做过这个抉择，最后还是把孩子都送离了家乡，美其名曰为了他们更好的生活。但每次就有分别，分别总是伤感的。

哥哥今天周末回来，探望独居的母亲，母亲却说不如不回来，每次回来短暂的相聚，马上就是分别，每次分别，看着空落落的家，倍感孤独，不如一直孤独。所以，相聚的美好时光总是短暂，分别总要来临。

我的两只小猫，夏天生了七只小奶猫，我把它们养在车库里。本想着一起养起来，不让他们母子分离，精心抚养了两个多月，买了三层猫别墅，关在里面，没想到小奶猫会从笼子里跑出来，想着给它们自由吧！日日日照。它们跑到菜地里，两只猫妈妈就守在菜地里，我也不时地探望。它们跑到车库

里，两只猫妈妈就跟在车库里，我也每天去点数。两个多月，猫妈妈不曾离开半步，我都感动猫妈妈作为母亲的伟大。可是，小猫长大了，到处跑，猫妈妈着急地叫，等我寻出去，已经不见了踪影，没两天的工夫，小猫跑得一只不剩，有邻居看到有人抱走了。我望着空荡荡的车库，倍感不适，往日七只小猫打闹玩耍，猫妈妈教小猫捕鱼的场景历历在目，如今猫去房空，不是我想要的结局。我都如此难受，看猫妈妈也是郁郁寡欢的样子，趴在猫爬架上一天不下来，病恹恹的，我想面对这样的分别，猫妈妈也是难受的，可是，作为动物，它无能为力。

我母亲说你不必难受，谁抱走也是因为喜爱，会善待小猫的，我想着是这个道理，但是分别还是不舍得，悲伤的，几日情绪都好不起来，眼前总是晃动那些小猫。

小猫为什么会跑？不想守着妈妈吗？可能它们与我想的不一样，它们会跑了，学会本事了，就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妈妈，比起外界的诱惑，或许变得不重要了。

正如我的女儿，她也是想出去看看世界的，对于分别，她没有感伤吧。

正如我年轻的时候，去远方是心花怒放，母亲却总说着不舍得的话。

分别的情景，历来都有，那些“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也是一厢情愿吧。

相聚就有别离，惆怅过后依然去面对再一次地相遇，再一次的别离。

正因为每个人都有离愁别绪，才会让李叔同的《送别》这首歌流行很久。

分别总是难免的，回忆是思念的愁！

## 朔县年俗杂忆(六十二)

### 响铁炮

●陈永胜

“妈，您儿说多会儿就过年呀？”  
“去！到时候就过呀。”这是母亲心绪不好或者是手头营生忙碌时的回答。“可早哩，今儿才腊月初三，还有一个月哩。咋啦？印娃倒盼不行啦……”等妈多会儿给缝起新衣裳后就快啦。呵呵，到底是娃娃，多会儿就给妈长大啦？”这是母亲心绪好的时候的温和回答。

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盼过年最大的心事就是响炮，而不是穿新衣、吃好饭。上文说响炮时故意留了一手，把响铁炮压下了，原因有二：一是铁炮到底和烟花爆竹不是一个序列。二是响铁炮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朔县人特有的取乐方式。

二  
铁炮兴起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销声于八十年代初，时兴了十几年。铁炮的种类有“独葫芦”（一联）、二联、三联、直至十二联的。它是由车床机械加工出来的，高约十到二十厘米。“独葫芦”的直径约有四五厘米粗，中间约有2厘米粗的孔，用来装火药，底座上3厘米处有一个比毛衣针略细的孔，用来安装火药捻子。一联到三联的铁炮一般的都有一个两厘米厚的底座，这是为了撒在地上稳当而专门设计的。四联以上的就不需要这个底座了，以四联的来说，约有8厘米粗，八联的约有15厘米粗，12联的约有20厘米粗，栽在地上是很稳当的，也就无需底座座了。

七十年代朔县还很穷，可是他们却又偏偏响炮，然而这个炮又偏偏是个一次性消费的东西，“咚当”两声就仙女散花般地变成了碎片。铁炮却不然，只要有火药，便可以无止境地响下去。这也就是一个穷则思变的小例证吧。这是铁炮诞生的主要原因。其次，那个时期朔县的机械加工工业比较发达，除去雁北机械厂（朔州锅炉厂的前身），本县的机械厂、农机修配厂、玛钢车辆厂（玛钢厂的前身）等工厂的各类车床是很多的，加工个铁炮不费什么劲。再者，朔县有皮麻花炮社（花炮厂的前身），找关系寻些火药也是不费劲的事。一攒两凑，响铁炮的事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只记得是大年初一的午后，大约是我七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见我们巷子里的人响铁炮，观看的人很多，也很兴奋。是的，比响大麻炮兴奋多了。地点是在我们巷子口外的操场街上。“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这是一个四联铁炮发出的声音，比起大麻炮来，它的声音雄厚而又宽广，宛如电影《渡江侦察记》中小钢炮发出来的声音。

响铁炮的第一步是，先把炮捻子安进炮眼里。第二步是，预先准备一张16开大的牛皮纸，从中间叠成两折，再用汤匙把火药铲在这张牛皮纸上，然后，捏住纸的前后角顺势倒进炮筒里，然后用一根筷子反复地在炮筒里按，直到把火药按瓷实为

止。第三步是，火药装好后，至炮筒口还有四五厘米的封口空间，封口的材料是城墙里的红胶泥，口子封的越结实，响起来的声音就越好听。因此，人们格外重视封口这道工序。

“能啦！能啦！”

“往远站！往远站！”原先圪蹴着装火药的人双手举着装好火药的铁炮站起来，半似神秘半似得意地对着围观的人们喊道。

这时，围观的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娃娃，都十分的听话，好像接到命令一样“哗”地一下退后了一丈多远。

一般来说，装铁炮的人也是点捻子的人。如今我已记不清点捻子的人到底是谁了，姑且就叫宋三旦吧。模糊的印象是一个大后生，或是一位刚成家的青年壮士。只见他悠然地点起一根香烟，笑眯眯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又朝天喷出一个大大的烟圈，神气地说：“再往后站哇，捂住耳朵，小心震聋哩。”

“哈哈，快些点哇，数你脱寡哩。”  
说点就点了。刹那间，“嗡嗡——嗡嗡——嗡嗡——”连续十声，震耳欲聋，比起上一次的四联炮来，更加夺人心魄。

“再响一个哇，宋三旦！”

“火药不多啦，剩下的初五响呀。”宋三旦扔掉烟头，拍拍两手似乎无奈地说。

四  
看响铁炮实在过瘾。啥时候自己也能亲手点一个铁炮就成了我和伙伴们的共同愿望。

说来也巧，1973年腊月的一天，我从玛钢厂（的废墟堆里竟然捡到一枚“独葫芦”铁炮，如获至宝，比从马路上捡到一块钱还高兴十倍以上。

这个“独葫芦”铁炮已经生锈，土黄的颜色，炮筒的内径约有老式的英雄自来水笔粗，底座子厚而大，好像有碗口大小，放在地上甚是稳当。铁炮是有火了，火药和捻子去哪里找成了我和伙伴们的一块心病，闹得我们一个腊月魂不守舍，无心念书。盼啊盼，终于盼到了大年三十，我们一伙小伙伴熬完年后，天还没有大亮就绕街转着找“炮瓜瓜”。腿腿没少跑，可是到早饭前我们五六个人加起来也没捡到多少。

“炮瓜瓜”就是点燃后未响了的大麻炮或鞭炮，以前我们捡来后小心地剥开皮，抖出其中的火药，然后用纸包成乒乓球大的坨蛋，中间插上一根细鞭炮的火药捻子，点着后“轰”的一声闪着紫红色的光，卷着一股带着浓浓硫磺味的黑蓝的烟腾空而起，我们一群娃娃们高兴得拍手跺脚不知如何是好。这种做法我们叫“触火

药”。这一年因为我有“独葫芦”铁炮，剥下的火药就舍不得“触”了。

我们几个伙伴匆匆吃过早饭，继续埋头绕街捡“炮瓜瓜”，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中午时分，我们已转了大半个城，每个人的四个“倒插子”（上下衣兜）都是鼓鼓的，好像快要爆开口子的石榴。“这下可闹杠杠，我看够响十来下（铁炮）啦。”我说。

“我看不够，要是再能捡到两个大麻炮就好啦。”伙伴赵五余的质疑我至今记得十分清晰。

说来还真是巧，回到马神庙巷口头时，我们还真在一堆垃圾里捡到了一个“瞎了捻子”的大麻炮。

“啊呀，真是好运气死啦！”我们一伙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兴奋感叹道。

五

草草吃过午饭，我们带上各自的“炮瓜瓜”陆续来到巷子里的罗三家里，几个人围在炕上衬着半张牛皮纸开始剥火药。大约半个多钟头后，剥下的火药好像有半碗多，够响两个铁炮了。我们于是赶紧下地，张罗着装铁炮。

罗三学着宋三旦他们的办法先把捻子插进炮眼，然后倒火药，然后封口。我们十家巷共有十个大院，平均每个院有一亩多地，解放前曾经住着十户人家，所以叫“十家巷”。罗三他们的院子也将近一亩大，大门坐东朝西，三间正窑和四间不大的正房，剩下的就是院落了，很是宽敞。我们响铁炮的位置就选择在院子的西北面。

铁炮点燃后，我们几个伙伴赶紧跑回东北角的窑窗台前，屏声静气地看着铁炮的捻子。“咪啦啦啦——”捻子在欢快地着着。

“噢，嗤嗤——”铁炮并未响了，而是“触”了。我们全都有些傻眼。很快我们明白了缘故：口子没封牢或是火药没按瓷实。我们纷纷怪怨罗三马虎大意。

接着再响。这一次我自告奋勇地充当了罗三的角色。装火药时，我是用筷子筑，筑上三五下，再补一小撮火药。三五次后，火药就上到了顶端，筷子似乎筑不动了。我还是不甘心，想往瓷筑，于是就朝院里贼一样地瞭，很快就瞭见南墙根底有一根一拃多长的螺钹，拿来后一等当，螺钹略比铁炮的火药筒细一点，“这下可合适啦”，我得意地自言自语地说。

我先把“独葫芦”撒在一个方砖上，左手捏住螺钹，右手拿起一个条砖，像木匠钉钉子一样地轻轻钉了一下，火药一下就被索了半截。

“难怪那一声触了，到底是没按瓷哩。”我说。

“还哇哩，还哇哩。”伙伴们齐声附和着。

于是，我又补满火药，先轻轻地拿螺钹杆按了一下，火药乖乖地地下了一下。“我看能啦，填胶泥哇。”不知谁说道。

“再搞上一下哇。”我不服气地说。

说着，我把手里的条砖举起来，狠劲地捣了下去。只听“嗡嗡”一声巨响，一根螺钹和半块条砖飞向了天空，另外那半块条砖却还捉在我的手里。我的眼前顿时一片漆黑，耳朵“铮”地一下什么也听不见了。事后才知道是赵五他们把我搀扶回罗三家的炕上。

六

坐到炕上约摸一个多小时后，我的两眼还是看不见，耳朵虽说还是“嗡嗡”地响个不停，但已经能辨别人们的语音了。

罗三的妹妹叫罗五梅，虽说只比我们大两岁，但很懂事。“铁炮你也敢捣，戳天拐哩。”我知道这是罗五梅的声音。

五梅舀了盆温温水，把毛巾浸湿给我擦了脸后说：“今儿你可叫你大往死打呀，是不是眼睛还看不见呀？先吃蒙上会儿哇，过一会儿就好啦。”

到了天黑的时候，我的双眼果然就看清东西了，只是觉得左脸和左手火辣辣的有些疼，耳朵还在“嗡嗡”地响个不停。正当我们准备各回各家的时候，罗三的父亲罗财也回到了家，听说我把铁炮捣着后，雷霆大发地把罗三臭骂了一通。我们见事色不妙，逃兵一样地溜之大吉。

我心中有点鬼，担心挨骂，蹑手蹑脚地回到了爷爷家，说晚上要和奶奶睡。奶奶不明就里，闻之大喜，立刻向母亲说：“大孙子今儿黑夜在印家睡呀，饭也不在你家吃啦。”

“哎？你的脸上那是咋啦？”灰楚楚的。“第二天也就是初二早上，我回家后，母亲一看便问。

“没咋哇，有啥哩？”我心虚地回答。

“你瞧瞧镜子看！”

我拿着母亲的放大镜照一照，着实吓了一跳，满脸仅有右脸蛋下方是白净的，其余部位就像洒了一层黑芝麻一样，说不上来的难看。不看不要紧，一看马上感觉脸上有些疼。

“到底是咋啦？”母亲瞅着我的脸追问。

不得已我说了实话。母亲听后哭笑不得地说：“你个爬长货，我说咋夜来黑夜里想和你奶奶睡哩，叫妈看看，还疼不疼啦？”

“早就疼啦哩。”我满口谎言地说。

“再可不敢响啥铁炮啦。唉，我看你是狗改不了吃屎哩。”

还真叫母亲说着了。险些儿出了人命，竟然没输了胆子，竟然在后来还敢响那个“独葫芦”的铁炮。如今想来实在是胆子比天也大。

响铁炮固然惊心动魄，令人忘怀，但实在是危险又危险的事，十几年后就自行消亡了。严格说，响铁炮只能算是一种短暂的年俗吧。七十年代后期出生的人是不会有一点印象了。



王孝作

## 婆婆

●王秀英

今天是婆婆杨桂珍出殡的日子，我因故不能参加她老人家的葬礼，实在是遗憾万分的！

婆婆农历1932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生，山西应县东崔庄人，2022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日去世，享年90岁。由于在外地工作，我很少回到家乡，所以和婆婆的接触也不多，算起来，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也不到三个月，但她还是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第一次见到婆婆时，是我们结婚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她那时已经是65岁的人了，中等个子，微胖，腰不驼，背不弯，额头皱纹不少，脸上带着喜悦。她很热情，也很健谈。她有着农村老太太特有的唠唠叨叨，但又不同于常见的老太太，我常听到她谈论的并非东家长李家短之类的鸡毛蒜皮的事，她常常谈到的是如何走过岁月中的那些坎坎坷坷。由此，我对她有了一些了解，也能感觉到她的坚韧顽强。

生活对她来讲并不容易，她一共生了10个孩子，其中8个长大成人，4个儿子4个女儿，晚年尽享天伦之乐。但细细想想，养育8个孩子，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何况公婆老实巴交，不善言辞，中年时又屡遭意外，后期也不能干重活，在农村，那时孩子们还没有长大成人，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我丈夫常常提起，那时生活的重压让父亲开始阻止孩子们读书，但母亲坚决反对孩子们辍学，想尽一切办法借钱供孩子们读书，他永远记得母亲是如何东家西家借钱供他们读书的。

尽管生活不易，但她却是个十足的乐观的人。她从不抱怨，也不曾见